

NGŪGĨ WA THIONG'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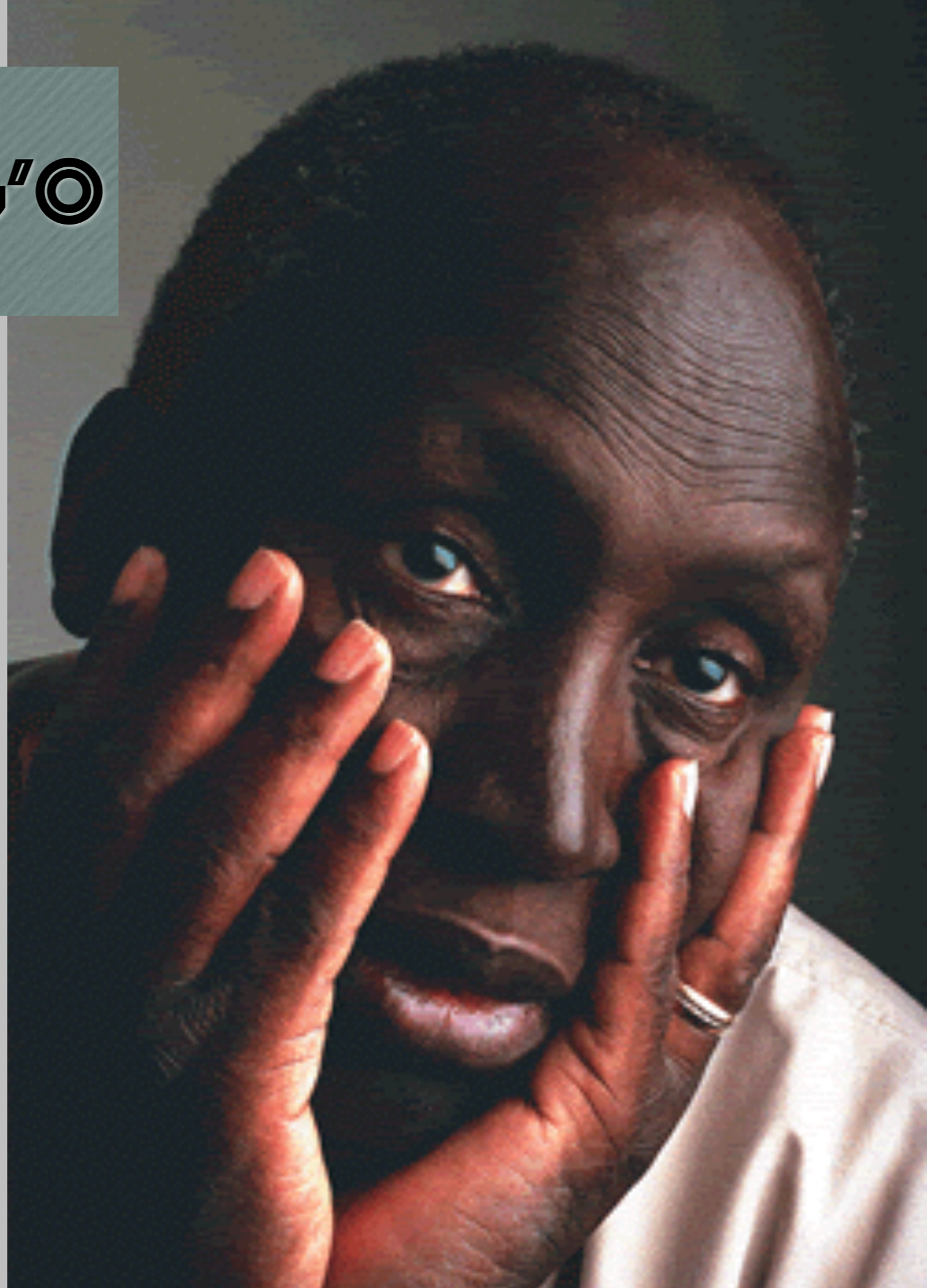
Decolonizing the Mind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in African Literature**

心靈解殖

非洲文學中語言政治

2020.05.31 碩二 楊雨庭



Ngũgĩ wa Thiong'o

- 1938年1月5日出生在肯亞，為基庫尤族人（Gikuyu）。
- 肯亞作家及文化學家、東非最重要作家之一。
- 分裂的童年生活：
 - 出生於英國殖民肯亞、動盪的年代；家族成員參與反英游擊隊、反殖民地鬥爭
 - 1956年茅茅叛亂(Mau Mau Rebellion)、肯亞進入緊急狀態，以基庫尤族為主要成員的反殖民主義團體，對抗英軍與當地親英武裝，最後英軍強力鎮壓，舉事失敗。
- 求學階段：
 - 教會學校、英語教育、基督教信仰 vs. 基努尤人、非洲人、西方人
 - 1963年畢業於烏干達的馬基瑞里大學英語系、1964年英國里茲大學研修文學、1967年返回非洲任教。
- 遭受迫害：
 - 1977年抗議當局對英語的強制教育遭到逮捕。
 - 1978年開始用母語創作，放棄原本富有殖民色彩的名字（James Ngugi），改成基庫尤語名字。
 - 作品除了反抗英國殖民政策，也諷刺肯亞獨立後的政權，因而受到迫害，他的書以及戲劇都被禁止。
 - 1980年代在英國獲得政治避難，於2004年才再度回到肯亞。
 - 現居美國，於紐約大學任教。

英國殖民肯亞背景

- Berlin Conference

- 1884年柏林會議（剛果會議），歐洲強國瓜分非洲以行使貿易之權利，並根據有效原則，與會國只有真正控制某殖民地時，才可以擁有它們。此會議罔顧非洲各民族的實際分布，採取直接在地圖上劃分勢力範圍的做法，造成了現今不少非洲國家之間的國界異常平直，也因此為這些國家遺留了不少影響至今的部族紛爭。

- Mao Mao Revolt/ Rebellion

- 1956年 – 1960年間，肯亞國土自由軍戰士(Kenya Land and Freedom Army)與英國殖民政府發生軍事衝突，KLFA主要成員為基庫尤人。當時的殖民主義者以“茅茅”標籤他們為不理性的邪惡力量，認為茅茅軍野蠻、暴力，經常進行墮落的部落崇拜，他們起義只是感情的宣洩，而非理性的表達，企圖將基庫尤人帶回英國管治肯亞之前的「黑暗舊時代」。

- 肯亞獨立、族群

- 1963年12月12日從英國獨立，結束了英國長達70年的殖民統治。
- 2014年資料統肯亞人口約4500萬，分屬42個民族，基庫尤族為最大部族（18%），其次是盧希亞族（14%）、盧歐族（13%）、卡倫金人（12%）、坎巴族（11%）、索馬利亞人（10%）和梅魯族（6%）等，還有少數印巴人、阿拉伯人和歐洲人，總數約占1%

Ngũgĩ wa Thiong'o — 作品

非洲部落主義、部落習俗，
介於古老與現代的矛盾
沒有愛情的婚姻習俗、弟弟
再娶哥哥死後的遺孀

茅茅革命為背景，試圖探索真
誠的愛情能否超越階級對立與
殖民衝突的可能性，

- 小說

- 《孩子，別哭》 **Weep Not, Child, 1964**
- 《大河兩岸》 **The River Between, 1965**
- 《一粒麥種》 **A Grain of Wheat, 1967**
- 《血染的花瓣》 **Petals of Blood, 1977**
- 《魔鬼在十字架上》 **Caitani mutharaba-Ini, 1980**

- 散文

- 《政治漩渦中的作家們》 **Writers in Politics, 1981**
- 《扣押：一個作家的獄中雜記》 **Detained: A Writer's Prison Diary, 1981**
- 《筆桿之槍：抵抗新殖民時期肯亞的鎮壓》 **Barrel of a Pen : Resistance to Repression in Neo-Colonial Kenya, 1983年**

- 戲劇

- 《黑隱士》 **The Black Hermit, 1963**
- 《我要在想結婚時結婚》 **Ngaahika Ndeenda: Ithaako ria ngerekano, 1977**

基督教文明教育 vs. 部落傳統信
仰 — 部落族人以河為界的分裂

描述肯亞獨立，即是國家最終擺脫
殖民者統治，內心仍未獲得解放，
民族獨立的真正義意乃是民族意識
的更新與民族團結的再出發

描寫肯亞獨立以後，走向現代化社
會，充滿階級鬥爭、貧富懸殊、城
鄉差距等等衝突事件，批判獨立以
後的政治腐敗。

核心觀點

-母語優先、母語文學

- 殖民主義壓制或消滅土著的文字和語言，進行剝削與統治，母語是被剝奪殆盡的人最後唯一的財產。他認為民族的復興首要是母語的復興，只有母語才能表達民族文化的精髓。
- 語言作為文化的承載者，是一個民族歷史經驗的集體記憶，英語或外來殖民語言將我們帶離自我，進入異鄉的境地。
- 有關語言殖民、文化侵略、書寫反抗的反思與探索，是後殖民論爭(postcolonial debate)的焦點所在。

-反對英語

- 作品多以英語書寫而獲得世界性聲譽，但又堅決反對在獨立後繼續使用殖民語言寫作的代表人物。
- 反對運用歐洲語言表達非洲文學，因為英語本身無論在結構、語法和運用上，都是所有語言中最具有種族歧視的語言，例如black, sambo, Nigro等等都用於負面指涉，而在所有涉及與「黑」有關的字眼，如black market(黑市)、black sheet(害群之馬)、black list(黑名單)、blackguard(惡棍)、blackmail(恐嚇)等等，往往帶有負面貶抑的取向。

核心觀點

-受到法農(Frantz Fanon)思想影響

- 語言就像是刀槍火砲一樣，是殖民者用來摧毀本土民族文化最有力的武器。法語是使黑人產生「黑皮/白心」這種種族異化與自我分裂的根源。
- 殖民者試圖教育非洲人並不斷強化一種觀念：英語是高尚的、文明的，說土語則是低下的、落伍的。
- 珍惜和使用民族語言不僅是文化反殖的必要手段，它更是民族生存永恆的原鄉故居。而拒絕英語就是拒絕被殖民同化、拒絕被視為原始和低等。
- 《心靈解殖》：對語言的選擇和把語言放置在何處，是一個人定義他/她的本性和社會環境的核心問題，如果我們繼續使用外國語言，繼續效忠於這種外國語言，從文化的層面上說，我們不是繼續著我們在新殖民統治下的奴性嗎？
- Language carries culture, and culture carries, particularly through orature and literature, the entire body of values by which we come to perceive ourselves and our place in the world.

-民族語言創作與非洲口述文學

- 古典非洲文學多為口述的，包括神話、故事、謎語、諺語和格言等等，若使用殖民語言寫作，無法表達非洲民族和部落民間那種特有的風土與情感。
- 口述文學對非洲兒童啟蒙與成長的重要性。

關懷主題

對後殖民作家來說，既不存在一個素樸而純淨的原鄉非洲可供回返，也不存在一種完全排拒外來語言於千里之外的可能性。

-後殖民文學語言問題

- 「單一母語寫作」的觀點，只有在把語言看成是一種純淨無染之文化載體的假設上才能成立。然而，**從來沒有一種文化是純淨的，歷來所有的文化都是混雜兼蓄的**。反對英語並主張回歸一種毫無雜質的本土語言，和自稱唯一高等的英語文化一樣，都是站在一種「語言本質主義」的立場。
- 後殖民作家應該具有「**雙語寫作**」的能力，因為挪用殖民語言本身就是一種「寫作權力」的再生產，通過作家運用語碼轉換(**code-switching**)和方言音譯(**vernacular transcription**)等等策略，產生既棄置英語霸權又展開重寫定義(**re-define**)的雙重作用，將帝國論述原先用來劃定中心與邊緣之疆界的論述權力奪取過來，重新協商並重定文化疆界。
- 評論家說過：「語言，在後殖民情境中，是一種「根源」與「放逐」的混同和拉鋸關係，是一種「離枝」和「歸根」的融合與矛盾。

-非洲文學中不幸的「框架」受害者

- 非洲研究最常看到的不外乎是：
 - 家族、血緣、部落衝突：**Kenya、Uganda、Malawi... (tribes A vs. tribes B)**
 - 宗教衝突：**Moslem vs Christian or Catholic vs Protestant (新教徒)**
- 文學作品或小說有時也取決於作者的部族血統或是角色的部族為判斷價值，看不見殖民根源 (**Divide-and-Rule**) 帶來影響；而是透過角色的種族血統來解釋政治紛爭。

關懷主題

-非洲文學中不幸的「框架」受害者

殖民主義、帝國主義

- This **misleading stock** (血緣) **interpretation** of the African realities has been popularized by the western media which likes to deflect people from seeing that **imperialism is still the root cause of many problems in Africa.**
- **No man or woman can choose their biological nationality.** The conflicts between peoples cannot be explained in terms of that which is fixed (the invariables). Otherwise the problems between any two peoples would always be the same at all times and places; and further, there would never be any solution to social conflicts except through a change in that which is permanently fixed, for example through genetic or bio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actors.

-Struggle for our language and our being

- The call for the rediscovery and the resumption of our language is a call for a regenerative reconnection with the millions of revolutionary tongues in Africa and the world over demanding liberation. 恢復母語、重建語言，重新連結非洲數百萬要求解放的革命聲音。
- It is the universal language underlying all speech and words of our history. Struggle makes history. Struggle makes us. In struggle is our history, our language and our being.
- 對於處在邊緣地位的語言來說，其弱勢地位並不是因為語言本身弱勢，而是被邊緣化。